



第二千三百八十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2年8月4日星期三上午10时45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多尔先生(爱尔兰)

成员：中国	凌青先生
法国	卢埃先生
圭亚那	卡伦先生
日本	西堀先生
约旦	努赛贝赫先生
巴拿马	卡姆先生
波兰	诺瓦克先生
西班牙	皮内斯先生
多哥	阿梅加先生
乌干达	奥顿努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奥温尼科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怀特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格什曼先生
扎伊尔	卡曼达·瓦什曼达先生

本记录载有以英语所作发言和以其他语言所作发言的英语口译译文的最初文本。最后文本将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中刊印。

更正仅限于发言原文。更正应写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经有关代表团成员签字后，在文件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上午 11 时 20 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 (a) 1982年6月4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5162)
- (b) 1982年7月28日埃及和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5316)

主席：根据前几次会议就这个项目作出的决定，我邀请黎巴嫩代表和以色列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邀请埃及代表和巴基斯坦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图埃尼先生(黎巴嫩)、布卢姆先生(以色列)在安理会议席就座；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会议席就座；穆萨先生(埃及)和马哈茂德先生(巴基斯坦)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这个项目。

安全理事会的这次会议是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的请求召开的。

安理会成员都收到了文件 S/15343，其中载有约旦和西班牙提出的决议草案全文。

奥温尼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几小时以前，在昨晚召开的安全理事会会议上以及在今天——8月4日——开头的半小时内，苏联代表团曾提请安全理事会理事国注意这样的情况，即以色列军队再次大规模进攻西贝鲁特。在这方面，以色列代表作过以下的发言：

“苏联代表团断言以色列国防军正在进入西贝鲁特。我不清楚这种说法有什么根据，大概是根据塔斯社的报道吧。这种说法的准确性有力地说明了，这是来源于塔斯社的报道的。

“事实不是这样。我国代表团10分钟前曾与耶路撒冷联系过，现在我受权申明，苏联代表团的说法是不真实的。以色列国防军并没有向西贝鲁特挺进。”(S/PV.2387, 第14页)

根据现已众所周知的情况，我可以说我刚才引用的以色列代表的发言还仅仅是他个人在说谎。但是以色列代表说他刚刚请示过他的政府。因此，可以更正确地说，以色列代表的发言简直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在撒谎了。

现在，以色列在西贝鲁特进行新的侵略行动的事实已为众人所知。只有那些瞎了眼的人，只有那些故意意味着良心的人才能对此熟视无睹。

安全理事会现在面临着极其严重和危险的局势。苏联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必须采取有效而果断的措施。必须坚决谴责以色列公然违反安理会第516(1982)号决议，该决议是安全理事会在8月1日一致通过的。必须要求立即实行全面的停火；以色列必须完全遵守停火，而且以色列军队必须回到在第516(1982)号决议通过时他们所占据的阵地。有必要建议秘书长采取紧急措施在贝鲁特市内及其周围地区增加联合国观察员的人数。应该要求秘书长继续每天向安全理事会报告有关贝鲁特市内及其周围地区的局势，也许还需要更经常地提出报告。我们认为，这些报告应该反映有关执行安全理事会决定的情况。

最后，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来制止侵略，这件事再也不能拖延了。从以色列的罪行来看——记住这点是极其重要的——它实际上正在自绝于国际社会。安全理事会必须马上进行考虑并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侵略者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

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必须制止，而且要立即制止。

努赛贝赫先生(约旦)：由于这是我在本月第一次在安全理事会的正式会议上发言，我愉快而荣幸地向你主席先生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你担任安理会本

月份的主席。我们大家都知道，多尔大使在安理会内外都是一位多才多艺和卓越超群的外交家。我们相信，在我们所面临的混乱日子里，他一定会以他那惯常的堪称楷模的方式来完成他的艰巨任务。

我还想趁此机会代表我国代表团向他的前任、友好的圭亚那诺埃尔·辛克莱大使表示谢意，他在七月份不得不努力解决同样严重的难题。他的表现是突出的。

这是安全理事会在其危机四伏的历史中所召开的最重要的会议之一。在我们和世人的眼前，以色列纳粹分子现在正在继续对黎巴嫩这个独立自主国家的首都贝鲁特，对贝鲁特的平民和作为黎巴嫩的客人留在那里的巴勒斯坦难民进行野蛮的攻击和灭绝种族的屠杀。

伤亡的人数是惊人的；几乎一切都被摧毁了。几乎没有一幢房子不遭受毁灭性的、非法的和国际禁止的武器的袭击，而这些武器一直是由以色列的盟国美国年年、月月、日日供应给他们的。

我还记得在1973年的战争期间，当四个阿拉伯国家的外交部长会见当时的美国总统时，他告诉他们，他收到了当时以色列总理已故的果尔达·梅厄的一份电报，电报说，如果美国不来援助以色列并向它供应武器弹药的话，那么以色列除投降外别无选择。从以色列倾泻在小小的黎巴嫩国土上的无数弹药来看，以色列人显然是经常得到武器供应的，这样他们才得以犯下目前的种族灭绝罪行。我必须说，此事使我感到吃惊。

因此，美国对这次大屠杀必须与以色列承担同样的责任。以色列高级官员公开说，他们和美国在那些可恶的罪行上是完全一致的。自从6月4日他们对黎巴嫩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这个统治以色列的嗜血成性的恐怖主义集团犯下那些罪行已有两个月了。

根据颇具声誉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昨天的报道，光是上星期日——贝鲁特的黎巴嫩受害者给这一天起了一个绰号，称之为“黑色的星期日”——就有18,000枚火箭和炮弹从陆地、海上和空中倾泻在西贝鲁特。这是一块仅有10条街长，5条街宽，还不足

10平方英里的地方。人们不难想象，在50万黎巴嫩居民中，每个男人、妇女和儿童在那种致命的轰击中所受的炮弹量，会是什么样的比例。

以色列大使今天在电视上作了一次骗人的讲话。他说，经过数小时的会议和非正式协商，我们已经商定了一项即将由主席宣读的协商一致声明，还说没有一个阿拉伯政府替巴勒斯坦事业或决议讲过一句话。我不知道安全理事会到底听了多少以色列代表的谎言。他完全知道，那个协商一致的声明是代表整个安全理事会集体发表的，而且大家同意不要进行讨论了，因为我们作为安全理事会理事国完全同意声明的内容，而在这之前我们作了各种各样妥协——这些妥协虽然我们并不喜欢，但是为了达成一项协商一致的声明，我们还是接受了。

更有甚者，以色列代表的外交部长在另一次骗人的讲话中对美国新闻机构说，他的政府无意对西贝鲁特发动全力以赴的进攻。他是如此的爱和平，以致他似乎忘记了1948年他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杀害了秘书长的调解人福克·伯纳多特伯爵。因而他是守法的，他要和平解决问题，而且他还一直在对大家这么说。

他在这里的代表昨天告诉安理会说，他的最高当局授权他通知安理会，以色列并不打算对西贝鲁特发动进攻；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军队乘着几百辆坦克和运兵车正在开进来，同时以色列海军正在进行炮击，没有一座建筑物得以幸免。

今天总理的住宅被火箭直接击中了，以致黎巴嫩的图埃尼大使无法和他谈话。两天前，当图埃尼大使正在和赛义卜·萨拉姆先生谈话的时候，萨拉姆先生的住宅受到了两枚火箭的袭击。萨拉姆先生是黎巴嫩的前总理，而且是有关各方与菲利普·哈比卜大使之间正在举行的谈判的中间人。

让我顺便提一下，以色列的野蛮攻击还在继续进行。我听到的最新消息是，以色列还在进行狂轰滥炸。我听到一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自西贝鲁特外国记者的住处——康莫多旅馆发出的报道，说他简直喘不过气来。事实上，在那块小小的地方，每过一秒钟就落下一枚炮弹或火箭，这就是说，每分钟落下60枚炮弹

或火箭。这就是以色列集团要我们相信是爱好和平的以色列行为。

如果以色列统治集团以为它可以通过目前对黎巴嫩这一独立主权国家的首都进行大屠杀来扼杀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那么我要告诉它的代表，它打错了算盘。须知，代表巴勒斯坦事业的并不仅仅是五六千名英勇的战士，这个事业将永远铭刻在每个巴勒斯坦人——不论男女老少，也不管是已出生的或未出生的——的心中。不管贝鲁特大屠杀会造成什么结果，斗争必将无情地继续下去而不会有丝毫的削弱。

为什么以色列当局决定发动这次猛烈的进攻呢？对了解情况的人来说这是十分清楚的。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正在贝鲁特进行的哈比卜大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黎巴嫩政府三方面之间的讨论即将取得成功。目前只有一个问题尚待解决。当然，以色列人是不愿看到这个问题通过外交途径得到解决的。此外，这次进攻是在吉达召开的六个阿拉伯国家外长会议通过了撤军的基本原则几天以后开始的。因此，以色列人觉得他们必须提前进攻以便破坏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50万黎巴嫩居民所受苦难问题的一切机会。

现在大屠杀正在黎巴嫩进行，而黎巴嫩并不是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中直接有关的一方。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因为34年来有60万在武力逼迫下离开巴勒斯坦的难民一直居住在那里。

那么，除了要屠杀另一个阿拉伯国家和占领另一个阿拉伯国家的首都以外，还有什么目的呢？在此疯狂行动的背后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我想引用一下伯利恒市长伊利亚斯·弗莱吉先生发表的一次讲话，他在讲话中说，被占领的西岸现在面临着巴勒斯坦土地被大规模征用和没收的局面。以色列军事当局——或者说也可以说他们是平民，因为他们有时会随机应变地脱掉军装，穿上礼服和系上领带——正在利用黎巴嫩战争来掩盖这种恶行，这种对西岸大肆进行掠夺的行径。这就是他们在黎巴嫩所作所为的目的：永远接管西岸、东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带。

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援引伯利恒市长的话说，以色列以目前在黎巴嫩进行的战争为烟幕，发动了一场没收西岸土地的战争。《星期日泰晤士报》又

说，以色列实际上已开始加紧执行它的计划而没有遇到外界的阻力，因为外界的注意力已被吸引到别的地方——被吸引到目前主要针对无辜的黎巴嫩平民进行的大屠杀上面。市长接着说，现在西岸的广大地区已被征用和殖民化，其中包括整个扩大了耶路撒冷城、约旦河谷、五个大城镇以及遍及被占领土上的许多村庄。他还说，根据以色列的计划，上述地区的百分之四十已被划作建立以色列殖民地之用，并且已在地图上用表示殖民地的黄颜色标示出来。百分之五十的地区已被拨作以色列的农业用地，而且还施行了极其严厉的法律，禁止阿拉伯人修建家园或从事任何开发活动。在被征用的地区中，只有百分之十的地方留给阿拉伯的村镇。

最后，该市长把加紧执行以色列的这些计划描述为西岸迄今所面临的重大灾难。

我对我的发言离开了安理会讨论的主题表示歉意。当我说这话的时候，几百辆重型坦克以及天知道还有多少门重炮、包括海军的大炮正在向西贝鲁特这一小小的地区倾泻着炮弹。以色列人在坚决的抵抗面前，企图向前推进和接管黎巴嫩的首都。这就对安全理事会提出了在其漫长的历史中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

我坚信，如果安全理事会要在世人的心目中保持它的可信性，它就必须采取最坚定和最坚决的措施让以色列知道，它不能为所欲为而继续留在联合国内。作为会员国，它有义务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强制性命令。国际社会有权评判任何一个国家的所作所为。

现在不是讲演的时候，因此鉴于我所说的情况，我想提出由西班牙和约旦发起的决议草案如下：

“安全理事会，

“对以色列所犯暴行以及1982年8月3日入侵贝鲁特一事深为震惊和惊恐，

“1. 重申其第508(1982)、509(1982)、512(1982)、513(1982)、515(1982)和516(1982)号决议；

“2. 重申安理会要求立即停火和以色列军队立即撤离黎巴嫩；

“3. 谴责以色列没有遵守上述决议；

“4. 要求在1982年8月1日美国东部夏令
时间下午1时25分以后向前推进的以色列军队
立即退回到原来的地方；

“5. 对秘书长为执行安全理事会第516
(1982)号决议所作的努力和采取的措施表示感
谢，并授权他立即采取措施在贝鲁特及其周围增
加联合国观察员的人数；

“6. 请秘书长尽快而且至迟不得晚于从现
在算起的三小时内就执行本决议的情况向安全理
事会提出报告；

“7. 决定在从现在算起的三小时后召开会
议审议秘书长的报告，如果参与冲突的任何一方
没有遵守决议，则考虑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
规定采取有效的办法和手段。”〔S/15343〕

现在该是执行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的时候了，
因为如果我们不执行的话，就等于打开发放国际通行
证的闸门。

主席：我感谢约旦代表对我所说的那些客气和热
情的话。

皮内斯先生(西班牙)：由于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
在你本月担任主席职务时向你主席先生表示我们的
高兴心情，我现在想就这方面来谈一下。我们很了
解你的能力，在你去年主持本机构的工作时，你就显
示出了你的能力，而你在今年活动中的表现尤为出
色。我们希望你的活动能得到安理会理事国和非理事
国的支持。我还要感谢圭亚那代表在七月份出色地主
持了我们的审议工作，而令人遗憾的是，那是一个多
事的月份。

我们已经听了努赛贝赫大使代表他的国家和我国
对决议草案所作的介绍。之所以必须向安理会提出这
项决议草案，是因为以色列对本组织的决定采取对抗
的态度。众所周知，我国代表团是该项后来成为安理
会第515(1982)号决议的草案的提案者，也是该项后
来成为安理会第516(1982)号决议的草案的共同提案
者。当然，如果以色列政府执行了安理会就它侵略黎
巴嫩问题通过的所有决议的话，我们现在就不用开会

了，也不会有使国际社会感到震惊和愤慨的大量受害
者了。我的代表团认为，联合国观察员要等到以色列
政府开会批准后才可派遣，这是对安理会的嘲弄。有人
甚至提到厄斯金将军与以色列某个当局之间可能发生
了误会，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在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的
报告中提到的一件事——即为了着手派遣联合国军事
观察员，必须首先实行停火和取得各方的合作——
再次给以色列提供了一个歪曲事实的借口。为了歪曲
事实，以色列竟然说什么以色列不能在8月2日同意
派遣联合国观察员，因为要等以色列内阁开会后才能
这样做。黎巴嫩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又将如何
呢？那样做对以色列政府有什么好处呢？显然是毫无
好处的。

以色列战争机器必须予以制止；必须制止这种傲
慢的态度。安理会必须为此采取行动。不能再让以色
列这样完全无视安理会的决议了！不能再让美国新闻
机构每天向我们报道的死人和破坏事件继续下去了！

我现在要说的是，昨晚遭到否认的入侵贝鲁特的
消息已在今天上午得到证实，而这是令人遗憾的。我国
代表团希望约旦代表代表他的国家和我国提出的决议
草案能在安理会得到一致通过。

主席：我感谢西班牙代表对我就任主席所讲的十
分热情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埃及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
就座并发言。

穆萨先生(埃及)：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已在早
些时候的一次会议上对你担任主席表示过祝贺。今天
我要再次向你表示祝贺，祝贺你采取紧急行动，有效
地处理了我们面临的严重局势——一种充满严重后果
的局势。

昨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今天凌晨——我们就
在这个房间里听到有人断言，说什么一些通讯社发出
的关于贝鲁特局势和违反停火事件的消息，只不过是
毫无根据和夸大其词的污蔑。过了几分钟以后，这个
消息被证实了：以色列军队破坏了停火，向前推进并
占领了新的阵地。

以色列军队已加紧了它们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平民、巴勒斯坦难民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自由战士的侵略。

我是遵照我国政府的指示要求在今天发言以便最强烈地谴责以色列新的进攻的。在这方面，我要申明，埃及坚决支持国际共同意见，这个共同意见一致强烈谴责以色列在贝鲁特和黎巴嫩、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以及在整个中东问题上所推行的政策和做法。我们埃及人怀疑如此不负责任的政策能带来什么样的和平。我们怀疑，在炮口下能沿着什么样的和平进程前进。我们怀疑，在如此恐怖的情况下，以及在如此不负责任的政策的阴影笼罩下，能建立什么样的正常关系。我们怀疑，如果允许以色列蔑视一切规则、无视一切努力以及破坏一切为体面和切实可行地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所作的尝试的话，今天在该地区进行的外交努力又有什么用处和效果。

埃及政府认为，巴勒斯坦人离开贝鲁特应该是全面和公正解决问题的一整套办法中的一个步骤，并且首先应该保证巴勒斯坦人的安全；其次，以色列应该同时撤离贝鲁特地区，以此作为以色列完全撤离黎巴嫩的一个步骤；第三，应该采取明确和具体的措施，承认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利，尤其是自决权利。

考虑到我们所面临的严重局势，我们对约旦和西班牙提出的决议草案表示欢迎。我们对以色列军队所犯下的暴行和1982年8月3日对贝鲁特的入侵感到震惊和诧异。我们要求重申第508(1982)、509(1982)、512(1982)、513(1982)、515(1982)和516(1982)号决议。我们吁请安理会重申它要求立即停火并使停火保持下去，要求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巴嫩。我们一定要谴责以色列不执行上述决议的行为。我们要求在1982年8月1日美国东部夏令时间下午1时25分以后向前推进的以色列军队立即退回到原来的地方。我们和大家一样对秘书长为执行安全理事会第516(1982)号决议所作的努力和采取的措施表示感谢，并支持授权他立即采取措施，增加在贝鲁特及其周围地区的联合国观察员的人数。我们要求安理会在参与冲突的任何一方不执行决议的时候，考虑采取根据它职权而认为必要的一切适当措施。

主席：我感谢埃及代表对我所讲的那些客气话。

凌青先生(中国)：主席先生，首先，我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对你就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表示衷心的祝贺。你的责任感和外交技能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

我也要表示我们赞赏辛克莱大使主持安理会工作时所取得的突出成果。

自从6月4日以色列军队在美国的援助和唆使下大规模入侵黎巴嫩以来，以色列当局一直无视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第七届紧急特别会议续会的决议，这些决议要求以色列立即和无条件地把它的军队撤出黎巴嫩。以色列军队肆意侵犯黎巴嫩的主权，用武力占领黎巴嫩南部和中部的广大领土，企图包围和消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并且派遣好几万军队围困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

今天凌晨，以色列侵略军再次破坏停火，在重炮的掩护下，用大量坦克从三路向西贝鲁特发动了进攻。整个西贝鲁特现已成为一片火海，无数无辜的居民惨遭杀害。

中国政府和人民最强烈地谴责以色列当局对巴勒斯坦人民和黎巴嫩人民犯下的这一新的野蛮罪行。

安全理事会通过第516(1982)号决议已有三天了。以色列当局完全无视决议中所提出的要它立即停火和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的要求。他们还在拖延答复关于派遣联合国观察员监督停火的决定。以色列当局采取这种拖延战术的原因，显然是它们决心要对贝鲁特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

中国代表团认为，面对以色列当局的种种不法行为，如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蔑视安全理事会的权威、肆意践踏黎巴嫩的主权和野蛮屠杀巴勒斯坦人民和黎巴嫩人民，安全理事会应该立即采取有力措施来制止这种行为，并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考虑对以色列进行严厉的制裁。

整个国际社会已经注意到，当以色列侵略军继续加紧对贝鲁特城的围困时，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美国却屡次阻挠安全理事会通过决议谴责以色列的侵略，并且提出各种荒谬的借口来阻挠对以色列施加压力。美国政府这种公开袒护侵略者的行为已经——而

且理应——受到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严厉谴责。

中国政府认为，以色列必须执行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立即停止对黎巴嫩的侵略，无条件地把它的军队撤出黎巴嫩。

黎巴嫩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受到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必须恢复。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一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完全有权参与解决中东问题。当务之急是制止以色列军队对贝鲁特的进攻，解除对贝鲁特的围困以及迫使以色列军队全部撤离黎巴嫩。

中国代表团正是本着这种精神赞成文件 S/15343 所载的决议草案的。

主席：我感谢中国代表对我担任主席所讲的那些客气话。

诺瓦克先生(波兰)：主席先生，首先请让我表示一下，我的代表团对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是多么的高兴。我们对你的智慧以及你的杰出外交技能充满信心。我们保证，你在国际局势如此严重的时刻履行你的艰巨职责时，我们一定给予充分的合作。

同时，我们还要表示我们十分赞赏担任上月份安理会主席的友好的圭亚那代表所作的努力和所完成的出色工作。

今天我们是在十分特殊和危险的情况下举行会议的。以色列公然违反安全理事会的一切有关决议，继续在西贝鲁特进行侵略。它所造成的大量丧亡和物质毁灭可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军队在华沙的灭绝行为相比拟。以色列军队所到之处洒满了这座被困城市居民的鲜血并给他们带来了无限的痛苦。波兰政府强烈谴责以色列政府对黎巴嫩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的这些新罪行。

这些情况正在造成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政治局面，就是侵略者可以不把本安理会放在眼里，继续进行侵略而不受惩罚。同时，我们正在亲眼目睹安全理事会的一个理事国——以色列的盟国——公开采取拖延战术，阻挠安理会迅速采取行动来制止侵略并在中

东建立和平。让我们坦率地说：这种情况正在损害安全理事会总的形象及其今后的信誉。

令人无法容忍的还有，以色列代表在发言中屡次三番地歪曲事实，给安理会的工作造成混乱。

今天——在午夜12时15分——以色列代表说：

“以色列国防军并没有进入西贝鲁特。”

[S/PV.2387,第14页]

当我国代表团宣读合众国际社发出的一则电讯时，他不仅坚持他的立场，而且一味进行影响安理会尊严的粗暴的人身攻击——顺便说一下，那些进行人身攻击的话他重复了多次，令人作呕。他暴跳如雷，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事实是无情的，正视真理是令人痛苦的。换句话说，就是以色列政府和以色列大使对安理会撒谎。这个事实也使他的信誉成了问题。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应该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我不想细谈问题的实质，因为我国代表团同意前面几位发言人特别是西班牙大使的讲话，同时我们也支持约旦和西班牙提出的决议草案。

主席：我感谢波兰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现在我请他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真理就是真理，谎言就是谎言：在这个会议厅里，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但是，究竟谁来确定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谎言呢？

今天清晨，就在这个会议厅里，戈培尔二世告诉安理会说，他已受权申明，以色列国防军并没有开进西贝鲁特。当然，如果戈培尔二世在昨天中午12时10分或12时15分说那样的话，他也许是对的。但是，他告诉我们说，他是在10分钟前和他的主子联系的。那时候攻击已经进行了至少10个小时。

但是，有形的事实就是真理，而戈培尔二世只是一个仆从而已，说谎者是他的主子。因此，这一切都不足为奇：撒谎、歪曲事实、弄虚作假和颠倒黑白——这一切都是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固有的组成部分。

赫洛特党和伊尔贡·兹瓦伊·留米的成员以他们

和希特勒的学说和政策十分类似而闻名。我将在其它时候对此进行细谈，但是我认为现在提一下是十分恰当的。

事实早已家喻户晓，因此我不想把安理会的宝贵时间花在宣读军事公报或报刊的报道上。然而，我必须说明，以色列国防军的两个整编师——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机械化师——被特拉维夫军政府派去进行最近对贝鲁特发动的罪恶袭击。以色列的大炮从陆地和海上对准贝鲁特居民区发射炮弹以及国际禁用的磷燃烧弹、杀伤弹和集束弹。以色列大炮直接打中贝鲁特的一些主要医院，即巴比尔医院、拉霍特医院和美国大学医院。当然，伤亡人数还不清楚，但是，破坏是广泛的，这些极其重要的医院处境危险，使它们难于继续进行医疗工作。

为了驳斥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和外长沙米尔的下述说法，即他们这次进攻不是为了占领西贝鲁特，而只是为了缩小对那里的巴勒斯坦人的包围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发言人发表了一项声明。当然，我们必须稍微思考一下，贝鲁特港口、体育场和博物馆等地区是否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据点”，或者甚至巴勒斯坦人是否居住在那些地区。据我所知，那些地区是居民区，而且居民大部分是黎巴嫩人。

但是，这些又是谎言，而且这些谎言说明以色列人的进攻遭到了失败，也说明由于使用威胁手段达不到目的，他们便乞灵于军事行动。

我现在引用一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发言人的声明：

“黎巴嫩政府、哈比卜先生、法国人和我们所有的朋友都知道，进攻是在以色列已经拒绝安全理事会第516号决议和派遣国际观察员以及敌人——以色列——感到解决贝鲁特危机的政治谈判已取得进展的时候发生的，这一点已为美国特使所承认，而且黎巴嫩、法国和沙特政府也提到了。”

发言人又说：

“以色列的侵略是以不负责任和厚颜无耻的态度企图阻止政治解决问题和兑现敌人所谓以色

列有能力以军事办法解决问题的说法。在这一点上，他们已经失败了。”

坦率地说，我们对自由战士、贝鲁特的保卫者和粉碎了以色列军事优势的神话的其他英雄们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

一些居民楼、医院和旅游饭店已被以色列炮弹打中。贝鲁特的消防员缺水，他们正在与吞噬居民区的火焰进行搏斗。

约旦和西班牙的代表已提交了一项载于文件 S/15343 中的决议草案。我们认为，这是为使安理会履行它的职责和立即采取行动而作出的一次重大努力。我只想重提一下，今天早些时候我们在这里建议安理会要认真负责地保证行使宪章授予它的一切权力以便对付侵略者和侵略军的发言人。我们对安理会的信任仍然不变。

主席：我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约旦代表在结束他的发言时对我们说，现在不是讲演的时候。由于某种原因，他在长篇发言结束时说了那番话。他还向安理会和你主席先生表示歉意，说他的发言偏离了目前讨论的主题。嗯，这种情况在努赛贝赫大使的发言中并不少见。多年来，我们对此已习以为常。我保证过一会儿就把他引回到讨论的主题上来。

苏联代表和昨晚一样，再次带头对我国进行了攻击。这种做法本身是具有揭示性的，因为通过他的行为，他在安理会这里已把多年来中东问题观察家早已了如指掌的一点揭示出来：那些恐怖分子只不过是苏联的走狗而已，他们正被苏联利用来为苏联在中东的野心效劳，就象苏联在世界其它地方利用它的走狗的情况一样。我要感谢苏联代表把这一事实清清楚楚地摆在了我们大家的面前。

苏联代表惠然引用我昨晚的发言。我要以同样的方式回报他的好意。下面是苏联代表所说的话：

“当安全理事会理事国正在讨论安全理事会主席可能要发表的一项声明的案文时，以色列的战争机器正在再次对西贝鲁特发动进攻，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入侵。”〔S/PV.23387,第5页〕

令人惊奇的是，波兰代表顺从地象鹦鹉学舌似地模仿他的主子的声音，昨晚在安理会作了一次类似的发言，而且今天他又顺从地模仿了他的主子的声音。

苏联代表的发言以及波兰代表的发言都是不真实的。昨晚我是那样说的，现在我还要这样说——这两位代表竟然认定重复他们不真实的发言是恰当的，但是并不能使他们的发言变得更真实一些。

显然，苏联代表是想把我拖入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去，而且要我的一些问题作出澄清。我只能说，他的发言过去和现在都是不真实的。除了这点以外，我不想说别的，因为我感到我不应该满足他的要求。为什么他的发言是不真实的以及为什么我对它的驳斥是对的，这在适当的时候是会弄清楚的。

苏联代表再次重复他的要求：要求在贝鲁特及其周围派驻观察员。他知道，其它安理会理事国也知道，安全理事会第516(1982)号决议所提出的问题将在明天举行的以色列内阁特别会议上进行讨论。但是，我倒想在那次会议举行以前能够通知我国内阁，苏联代表衷心拥护在全世界每个战争爆发点都派驻观察员的原则。让我们从阿富汗开始吧。我早在昨晚就向苏联代表提出了这个建议。不知为什么，我还未得到答复。联合国早该通过派遣观察员小组来监测苏联占领军目前对阿富汗人民进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以及对该国人民进行野蛮残忍的细菌战和化学战的情况。他们显然是把阿富汗人民用作科学试验品，把该国用作试验场。

我请苏联代表再次向我们说明，他的国家愿意同意派驻这种观察员。这样他就能够更好地提出在世界其它地方也派驻观察员的要求了。

苏联代表还硬说我国正自绝于国际社会。我请他讲这种话时要十分小心。我曾经说过，我国在安理会中没有否决权，这是无可否认的。苏联拥有否决权，结果，多年来它得以进行阻挠，致使任何表达国际上对苏联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世界各地所作所为的义愤的决议无法通过。奥温尼科夫大使，我建议你最好不要提出谁自绝于国际社会的问题。

约旦代表在今天早些时候观看了我出现在电视上

的情况，这是我的荣幸。对此我表示感谢。我遗憾地注意到——也许是由于时间太早的缘故——他在发言中未能准确引用我在这里讲的话。

我们全都知道，需要在我们这个备受战争摧残的地区实现和平，实现早就应该实现的和平。而且正是由于我们考虑到了这一点，我们才参加了关于中东和平的戴维营基本协议。这个协议为中东和平指明了方向。

努赛贝赫大使，你的国家已被邀请参加和平进程，而且你的国家作为阿拉伯巴勒斯坦国是应该参加的。但是，你的国家却决定抵制这一和平进程，因此你到安理会来，并且假装不知道近年来的一些事件——不仅假装不知道中东的和平进程，而且还假装不知道在和平进程之前发生的一些事件。

你说过，在黎巴嫩有60万巴勒斯坦难民。但是努赛贝赫大使，你却忘记了在黎巴嫩还有大量武装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恐怖分子，而且他们待在那里大约已有12年了。他们从何处来？如果你愿意告诉安理会他们是从何处来的话，我现在就可以很高兴地让位给你，请你来发言。他们从何处来你完全清楚。1970年9月发生了一些小小的误解，因此他们决定不想再享受你们国家的感情款待了。我对此是了解的。当他们离开时，你们十分恼火。你们把他们一古脑儿推到了黎巴嫩，从而救了你们自己的国家。这就是我今天早些时候在电视上说的基本内容。

你、你的国家和政府完全知道这些恐怖分子是谁，也知道他们能干出什么勾当；其它阿拉伯国家也知道这一点。黎巴嫩太弱了，以致无法把他们拒之于门外，而且还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你们把那些几乎颠覆了你们政府的恐怖主义分子赶了出去，从而保全了国家的稳定，而现在你竟然跑到这里来替这些恐怖分子说话。这是一何等无耻的行为啊！这是赤裸裸的事实，是大家都知道的。任何装腔作势和花言巧语都改变不了这些事实。

你还对贝鲁特的某些医院在敌对行动中遭到炮击感到愤怒。当然，在战时，平民被无故地卷入敌对行动，无论在哪里这都是令人遗憾的事——正如1970年

9月约旦阿拉伯军团炮击了当时住有几百名记者的安曼洲际饭店是令人十分遗憾的一样。之所以炮击饭店，是因为那是恐怖分子的一个据点。我们并未因此而谴责你们的政府。我们理解你们政府那时是被迫采取行动，是为了对付那些劫持那里平民的罪犯——正如他们现在正在劫持西贝鲁特的人民一样。

西班牙代表作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指控，并且自命为真正的人道主义者。我认为，如果不是由于不知为什么他未能表达这些年来他对黎巴嫩人民的人道主义关心，他的愤慨就不会显得那么空洞了。如果我错了的话，我愿接受指正。自从1975年以来，有10万黎巴嫩人被叙利亚人和恐怖分子杀害，30万人受伤，还有一百多万人被迫离开家园。我请西班牙代表有根有据地向安理会说明，他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对黎巴嫩人民的这种悲惨困境表示过悲哀。我个人想不起来西班牙代表曾在本安理会里作过任何谴责这种暴行的人道主义发言。

西班牙代表讲到了傲慢。人们不知道傲慢表现在那里。让我只说一点，我认为，在本安理会中，固执己见、伪善和冷言冷语不应该成为外交政策的支柱。

我们面临的问题既简单而又明确，尽管有些安理会理事国想要把它搞乱，而且被它们自己的花言巧语冲昏了头脑。正如这个国家和其它地方的人们多次正确指出的那样，问题是恐怖分子劫持了一个大城市的平民。应该认为，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劫持行动。现在是时候了，恐怖分子应该认识到，他们一切都完了。他们不得不开离贝鲁特，不得不开离黎巴嫩了。这也是黎巴嫩政府和黎巴嫩人民的愿望。每一个访问过黎巴嫩那些近几周来已经摆脱恐怖分子的地区的人都充分了解到那些七年来被迫款待恐怖分子的平民遭受过什么样的痛苦。但是，恐怖分子不想离开贝鲁特，而且他们还正在玩弄各种拖延手法，想要避免不可避免的事情。

我们提出了一项极其宽宏大量的建议：我们准备让他们走。这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建议。其它国家，包括有代表在座的国家在内，是不会允许这种罪犯自由离去的。我们准备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应该受此待遇——他们是不配的。奥温尼科夫大使，他们已

自绝于国际社会；他们是不配享受那种待遇的。提出这种宽宏大量的建议有一个原因，而且只有一个原因：为了使位于“绿线”两边的尽可能多的生命——黎巴嫩人的生命，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生命和以色列人的生命——免遭伤害。这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态度，而不是这里的人们现已看得十分清楚的那种玩世不恭和固执己见的态度。

但是，恐怖分子必须走开，而且对我们大家来说，越快越好。不准他们提出条件，他们也无资格提出条件。他们应该对我们宽宏大量地让他们走和饶他们命表示感谢。

这就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人们不应该在这里通过各种花招和拖延手法来掩盖它和把它弄模糊。安理会理事国是认识到这一点的。那么，我想问一下，它们为什么要躲在各种烟幕后呢？

皮内斯先生(西班牙)：我对以色列代表的发言并不感到惊奇。我们对他的发言早已习惯了。我想请以色列代表再读一下埃及代表早些时候的发言，他可以了解到很多关于与以色列保持关系的一个国家的情况。

我要提醒以色列代表，没有必要施放烟幕来掩盖真实情况。以色列政府现在是以侵略的身分呆在黎巴嫩的。我的代表团过去和现在都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保持极好的关系，今后仍将如此。布卢姆先生，你绝对没有必要企图破坏它们和我们之间的关系。这对你没有什么好处，只是无谓地浪费时间而已。我想告诉你，如果说巴勒斯坦人现在呆在黎巴嫩的话，那完全是由于你们大规模驱逐了一个民族的结果。你们侵占了他们的家园，并且把他们赶出了他们自己的国土。

因此，我要提醒以色列代表，这不关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他们是被赶出被你们没收的家园的——为了避难，他们被迫求助于他们的兄弟。巴勒斯坦人民有一切权利返回自己的国土，而且不管你们怎样坚持把那块领土叫作朱迪亚和萨马利亚，也不管你们怎样称呼它，我可以向你保证说，那块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将来是一定会组成一个国家的。

由于以色列代表已忘记了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五

条，我也想向他提醒一下宪章第二十四条。该条部分内容如下：

“为保证联合国行动迅速有效起见，各会员国将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责任，授予安全理事会，并同意安全理事会于履行此项责任下之职务时，即系代表各会员国。”

这就是说，当我们在这里集体发言时，我们是代表以色列代表发言的。布卢姆先生，请你清楚地理解这一点，并且不要忘记宪章第二十四条。在这些问题上，这一条是十分重要的。

主席：我请约旦代表发言，他要行使答辩权。

努赛贝赫先生(约旦)：以色列大使提到，我早些时候说过我的发言偏离了现在正在讨论的主题——极其重大的主题。我想回顾一下我当时把我所说的话描述为“离题”的意思：我当时那样说只是为了更加突出两个多月来以色列对黎巴嫩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进行的大屠杀。他们已摧毁了黎巴嫩所有的重要古城，而且现在已经几乎完全摧毁了它的首都贝鲁特。

我提到伯利恒市长说过的话是因为这与现在正在进行的第二次大屠杀——我指的是以色列纳粹分子的大屠杀——是十分有关的。之所以说是十分有关的是因为，尽管大屠杀正在黎巴嫩大规模地进行着，但其主要的直接目的却是为了转移世人和世界舆论的视线，使他们不去注意现在正在对占领区内和流散中的巴勒斯坦人民进行的残酷的人种灭绝行动。现在有四百万巴勒斯坦人不是处于占领之下就是到处流浪。

以色列大使必须知道，以色列的诞生是由于联合国一项决议的结果，虽然我们在巴勒斯坦占了三分之二的多数。他必须知道，这是联合国给以色列人的一件礼物，由于那时的联合国只代表国际社会的少数国家。给此礼物的条件是必须成立一个阿拉伯巴勒斯坦国，这个国家不仅要包括现在叫作阿拉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一小部分——的地方，而且要包括占西耶路撒冷三分之二面积的所有阿拉伯居民区。

只要以色列大使谈一下首席法官非兹杰拉德的报告，他就会知道分配给在耶路撒冷土生土长的巴勒斯坦人的是什么。此外，那个巴勒斯坦国还应包括西加

利利，即有60万巴勒斯坦人被赶出去的那个西利利——这些人现在正在黎巴嫩遭到追逐和屠杀。他肯定是知道这一点的。

早在1948年，联合国就作了一个决定，这就是大会第194(III)号决议。决议规定巴勒斯坦难民，不管他们是在巴勒斯坦国还是在犹太国，都有返回家园和祖国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并规定要对那些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意回去的人进行补偿。我认为，不愿返回家园的人数是不会多的。

以色列大使特地谈到了戴维营协议。我不想在这里讨论戴维营协议中有关埃及和以色列之间问题的那个部分。我要谈的是协议中有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那个部分。可是我们在那个部分中看到了什么内容呢？那些内容不仅公然违反了我前面提到的大会决议，而且也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这两个决议规定不允许用武力获取领土，并且规定以色列军队撤离它们在1967年占据的领土。安理会完全知道，当时的秘书长任命了一名特使——即冈纳尔·雅林大使去和以色列人对话；可是他进行的却是与聾子的对话，因为以色列人不愿交回侵占的一寸土地。相反，他们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因为他们不知道对那些仍然留在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该怎么办，并且不想让他们进入生活的主流，因为那样一来他们就有了选举权，于是他们——在1974年，甚至在贝京上台以前——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就是让那些仍然留在那里的巴勒斯坦人进行如贝京所说的自治，直到他们由于自然消耗而消失为止。贝京所谓的自治就是他们有地方自治权。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这种城市的大部分市长由于他们反对以色列事实上的吞并政策而早已被解职了。

戴维营协议规定以色列对占领区的人民、土地、水域、外交政策——对几乎所有的事物——都拥有全部权利，协议使以色列可以永远侵占占领区，而这是公然违反安理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的。

此刻我要告诉以色列大使，在戴维营协议达成以后，我对埃斯马特·阿卜杜尔·曼古特大使说起过这个问题，当时他告诉我说，以色列谈判代表曾经企图就埃及的领土完整进行讨价还价。曼古特大使对此的

回答是，如果他们想玩弄那些花招的话，他们还是放弃为好。埃及就是这样迫使以色列撤离埃及的每一寸国际公认领土的。

在戴维营协议中，我们在什么地方能找到一条有关巴勒斯坦人的类似条款呢？我要告诉以色列大使，一千四百年来，甚至在奥托曼帝国统治时期，我们是一直有立法者和军队指挥官的。即使在奥托曼帝国统治时期，巴勒斯坦的每个城镇在伊斯坦布尔的议会中都有代表，而且管理帝国的机构的成员有四分之三是来自我们地区的。难道要使我们沦为只去管理下水道、供水系统和街道卫生的市政官员吗？这就是贝京打算做的，因为他要那些老一代的人死亡，要新的一代人没有机会找到有收益的职业，这样他们除了离开本土就别无选择，因为他们不愿意与他们的祖辈在一起而无事可做。大家对以色列的意图是很清楚的。我已引用了伯利恒市长的话。他是一个稳健的人，他的话无疑证实，五年过渡时期的目的是要使以色列人侵占巴勒斯坦土地的百分数从几乎百分之四十增加到百分之七十或八十。

因此，现在在黎巴嫩进行大屠杀的目的——除了对一个阿拉伯国家进行蹂躏以外——是要转移世人的视线，使他们不去注意中东危机的核心问题，即巴勒斯坦人民的困境和不可剥夺的权利问题。33年来，以色列给过他们一点儿权利吗？它遵守过包括第242（1967）号决议在内的任何安全理事会决议吗？以色列军队现在何处？在被占领的西岸、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的每条街上、每个角落里、每座山上和每个交叉点上。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除非以色列要世世代代地打下去。

我们已竭尽所能进行合作，不仅与雅林大使合作，而且与到我们这儿来的所有联合国使者和其他使者进行合作。我们对他们说，“让我们实现体面和公正的和平吧，但不能以放弃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保持以色列的占领状态为代价。”

布卢姆大使再次提出了1970年的问题。正如我在这里和其它讲坛上曾上百次地解释过的那样，这是一次家庭内部的争吵。任何阿拉伯国家内部发生的事情与以色列绝对无关。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而以色列却是入侵者。

此外，现在正在贝鲁特进行战斗的人绝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巴勒斯坦难民，34年来他们一直居住在黎巴嫩。如果有人要对他们进行援助或参加他们的行列，不管他是来自约旦、叙利亚或任何其它阿拉伯国家，他们那样做是很自然的事。

关于劫持的说法，是以色列代表认为只要不断重复就能使人相信的那些说法中的另外一个。正如我已多次问过的那样：谁劫持了谁？以色列正在轰击的那些人，自从他们33年前被赶出世代居住的家园以来就一直住在那些营地里，迄今已有30多年了。他们怎么能劫持他们一直居住的营地呢？正是企图征服黎巴嫩的以色列军队在劫持了几乎整个南部以后现在又在力图劫持贝鲁特。天知道他们是否也会劫持黎巴嫩的北部。贝京曾经说过他会的。今天轮到了黎巴嫩，明天可能轮到叙利亚，后天可能轮到约旦。对于这种扩张主义，国际社会必须作出反应——而且必须作出有力的反应。

最后，我想再次告诉以色列代表，约旦有它的正式名称，即约旦哈希姆王国。当他提到约旦时，他无权称它为“阿拉伯巴勒斯坦国”。我想他曾经为此受到一位前任主席的警告，我想他应该遵守那个裁决。

主席：还有两位代表想发言行使答辩权。我先请苏联代表发言。

奥温尼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今天当我听取以色列常驻代表的发言时我确实感到遗憾，因为他被自己的谎言冲昏了头脑并且力图从这种令人极其不愉快的局面中摆脱出来，于是他采取了骗人的手法，但这是枉费心机的。

今天以色列代表的发言再次证实了这样一个真理：当一个人正在干一件非正义的事情的时候，他是不可能带着干净的手来为之进行辩护的。他只有用卑鄙的伎俩和肮脏的双手才能为非正义的事情辩护。这正是以色列代表今天想做的事情。为此他不仅使用了卑鄙的伎俩，而且使用了他那不仅肮脏而且沾满了阿拉伯人鲜血的双手。

主席：我请以色列代表发言行使答辩权。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由于时间已经很晚，现

在确实不是发表长篇大论的时候。我的发言很短。

我对苏联代表向我表示的怜悯深为感动。我想告诉他，我同样对他表示怜悯。因此，让我们互相感到遗憾吧。

奥温尼科夫大使，我还想建议，我们别谈到底谁带着干净的手、谁没有带着干净的手到这里来的问题吧。我希望你同意这一点。

我极其注意地听了约旦哈希姆王国——就是阿拉伯巴勒斯坦国——代表的发言……

主席：我请约旦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努赛贝赫先生(约旦)：我要求以色列代表称我国为约旦哈希姆王国，不要带任何形容词，因为用这样的形容词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

主席：我注意到了约旦代表提出的程序问题。

作为安理会主席，我不愿——而且我认为我也无权——限制这里的言论自由权。不过我认为，当我要求在安理会议席上发言的所有代表要遵守应有的礼节，特别是在称呼国家名称时要用联合国中大家都知道的习惯名称时，我是会得到安理会理事国的有力支持的。我是代表我自己和安理会理事国表示这个希望的。

现在我再请以色列代表发言——我注意到，他说过他的发言很短。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我认为我已经用了努赛贝赫大使所代表的国家的全称和正式名称——比他的名牌上的称呼还要全，名牌上只写“约旦”。我说了“约旦哈希姆王国”，然后我又给了一个我认为是正确的说明——就是阿拉伯巴勒斯坦国——但是，我用的是全称。

主席先生，我确实希望你刚才所表示的希望能在我们这里所有的同事中间得到赞同，因为当提到我国的国名时，他们习惯于用各种各样带有侮辱性的称呼。

我不大明白，约旦——约旦哈希姆王国——代表为什么在我把他的国家称为阿拉伯巴勒斯坦国时总是感到不安。他今天在这里的发言中有一段很能说明问题的话。在提到作为关于中东和平的戴维营协议基础

的自治制度时，他问道：难道要使我们沦为街道清扫工——“我们”是第一人称复数。他指的是谁？他指的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这是显而易见的、有道理的和正当的，当然，我不同意这个问句的音调，但我确实同意他的说法，即他作为约旦代表是代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发言的。

如果他可以这样说，为什么不让我这样说呢？这是事实。

后来我们听他说，1970年9月约旦政府和在约旦的安曼和其它地方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恐怖分子之间发生的事是“家事”，是“我们的事”。我引用约旦哈希姆王国代表的话：“我们的事”——其他人不应干预。

大使先生——我感到很遗憾，我们老是不得不隔着桌子谈话。如果我们能直接进行谈判，那就会好一些，而好邻居应该如此——我倒希望这是一件家事，但是，这不是家事。你们创造的那个恐怖组织是全世界的一个问题。这个称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小小的弗兰肯斯坦是由你们和阿拉伯联盟而不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创造的。它已成为国际紧张的主要根源，这主要是因为得到了一个大国的支持。这个大国给它经费，训练它，用该国拥有的所有武器装备它，同时还任在外交和其他方面支持它。

因此，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国际恐怖主义的枢纽不再是一件家事了。我倒希望它是。

你再次提到了1947年的联合国决议。大使先生，你是知道的，在那时，包括当时叫作外约旦的你们国家在内的阿拉伯联盟国家都拒绝了那个决议，并且企图用武力来破坏它。这有正式的阿拉伯联盟有关决议为证；而且也有完全可以证实我的看法的联合国文件为证。

那么，为什么企图改写历史呢？让我们承认这是苏联代表的专长。在他的国家中，历史是经常被改写的，甚至《苏联大百科全书》的一些书页也定期被撕掉，而代之以新页，以适应苏联对外政策——而且也许我还可以加上苏联国内政策——不断变化的需要。我们不需要玩这种把戏。我们是知道真实情况的，我可以肯定你也是知道的：你们国家是用武力破坏大会1947年11月决议的国家之一。

你还提到了在黎巴嫩有60万巴勒斯坦难民这件事。据我所知，没有进行过这样的人口调查。我在引用你说的数字时完全知道，象在别的地方一样，这个数字显然是被夸大了。但是，这与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无关。我们现在讨论的并不是在黎巴嫩有多少巴勒斯坦难民的问题，而是在黎巴嫩一直有多达15,000名武装恐怖分子的问题。尽管恐怖分子力图把他们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混为一谈，还是让我们把这二者清楚地区分开来吧。这种混为一谈的做法究竟有多大的道理呢？这从上星期联合国发表的一份新闻稿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那份新闻稿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正在阻拦向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供应食品。关于区分这二者的问题就谈这么些。

现在我想对我高贵和尊敬的西班牙同事说几句话。他要我注意宪章第二十四条，对此我表示深切的感谢。他无疑知道，我们对宪章条款并不是毫无所知的。我国成为联合国会员国毕竟比他的国家要早几年。他企图用两三句话来改写阿拉伯和以色列冲突的历史。我请他不要这样做。他不应该这样做，他的伟大的国家也不应这样做。不过我向他提的问题仍然存在：德皮内斯大使，八年来，当黎巴嫩人民的苦难和悲剧在无情和漠不关心的世人面前暴露无遗的时候，你在哪里呢？我真不愿意认为这些年来你一直在午睡。

主席：方才我讲到只剩两个人要发言时，显然我是过分乐观了。现在发言人名单上又加了三个人的姓名。但是，在我依次请他们发言之前，安理会的一个理事国已要求我让他就程序问题发言。因此，我请联合王国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怀特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请原谅，我不能肯定这是否是个程序问题。但是，我的代表团在这次辩论中一直想听的就是我们原来所要求的——即对今天清晨以色列代表在安理会对我们说的以色列国防军并没有进入西贝鲁特这件事作某种澄清或详细说明。但是，我们还没有听到这种澄清和详细说明。

主席：我注意到联合王国代表提出的问题。他没有要求我对一个直接的程序问题作出裁决。因此，我现在回到发言人的名单上来，并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先生，如果你许可的话，我将在发言次序上让位一下，以便听听对联合王国代表所提问题的答复。

主席：我注意到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愿意让位。但是，我认为，为了按照应有的程序进行工作——因为没有人要求我对程序问题作出裁决——如果他现在愿意让位的话，那么，我将不得不请名单上下一个发言人即约旦代表发言。

因此，如果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在这种情况下愿意让位的话，我就请约旦代表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先生，我让位。

主席：在此情况下，我请约旦代表发言。

努赛贝赫先生(约旦)：我知道联合王国代表提的问题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压倒一切的问题，即以以色列是否正在对贝鲁特进行全力以赴的进攻。但是，我感到我必须澄清几个问题。

以色列代表说，约旦是阿拉伯巴勒斯坦国，并说我知道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我必须坚定地告诉他，他是大错特错了。约旦及其人民已存在了三千年了。我为什么说“我们”的理由是，在以色列并吞了巴勒斯坦五分之四的土地以后，西岸和东岸的居民根据完全平等的条件联合了起来，而且由国会一致通过的1951年联合法说，这种联合在根据联合国决议和国际法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以及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之前将继续存在。因此，当我谈到西岸时，我是从在西岸1967年被占领以前东岸和西岸联合的角度这样说的。

在永久停战协定中也有同样的说法。它说，1949年永久停战协定中的任何规定都不得损害巴勒斯坦问题的最终解决。

以色列大使说，破坏1947年决议的是阿拉伯人。诚然，在联合国的阿拉伯代表当时发言反对瓜分巴勒斯坦，这是任何一个统一的国家的代表都要反对的。但是，破坏那个决议执行的是哈根那、伊尔贡和斯特恩匪帮，是他们开始对巴勒斯坦人民发动猛烈进攻的，并且在野蛮的大屠杀之后，强迫差不多一百万人

离开他们的家园。理事国对那次野蛮的大屠杀事件是熟知的。

以色列大使还谈到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并说它不是巴勒斯坦人民成立的。他错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在1964年成立的，而且是在耶路撒冷斯考伯斯山上的洲际饭店成立的。成立这个组织的目的是为了按照联合国决议、国际法和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来着手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恢复巴勒斯坦人的权利。那时，约旦议会有一半议员是西岸人，他们都是巴勒斯坦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我参加了那次大会。参加大会的人都是巴勒斯坦人，这是巴勒斯坦社会和人民参加的一次范围最广的大会。

主席：还有几位代表要发言行使答辩权，我现在请他们发言。

皮内斯先生(西班牙)：我想对以色列代表的发言进行答辩。我请他将来有一天向安理会控告有人对以色列进行了侵略。

由于以色列违反联合国决议对邻国进行了侵略，安全理事会才连续不断地举行会议。事实上，我最近一直没有时间午睡。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约旦哈希姆王国代表提到了洲际饭店。我想纠正他的话：这个饭店在奥立弗斯山上，不是在斯考伯斯山上。正如他所知道的，洲际饭店是在1948年和1969年约旦占领耶路撒冷东部期间在奥立弗斯山上古代犹太人墓地的犹太人坟墓上建立起来的。

当我听到约旦哈希姆王国已存在两千年的说法时，我非常吃惊。就我记忆所及，外约旦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成立于1946年。它后来改名为约旦。它是建立在巴勒斯坦百分之七十七的领土上的。

我对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提的问题没什么可答复的，因为他说他的问题是个程序问题。我想在他可以在我今天的第一次发言中找到他的问题的答案。我在那次发言中明确指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波兰代表在他们昨晚和今天的发言中提出的那些说法都是不真实的。

努赛贝赫先生(约旦)：在奥立弗斯山上的洲际饭

店不是建造在犹太人的墓地上的。恰好在110年以前伊斯兰基金会就在它的下方租了一块土地，15或20年前租期届满。因此，洲际饭店建造的地点决不是犹太人的墓地。

以色列代表谈到了约旦。他知道得很清楚，不管它的名称怎样，约旦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即纳巴塔依国。在阿拉伯语中，它一直被称为阿那德乌旦。换言之，它是一个省。我们所有的省都是比较大的联合体。这一整个地区——巴勒斯坦、约旦、黎巴嫩或叙利亚——称为叙利亚。换言之，不论我们建立了什么样的联合体——正如世界其它地区那样，正如美国那样——土地都是属于约旦人民的。它一直以各种形式存在，不管是统一还是不统一——而我们是一向赞成统一的。我们都渴望阿拉伯统一。它一直存在着，它的人民就是它的人民。而巴勒斯坦人民却是委任统治地巴勒斯坦的人民。以色列大使确切地知道它在什么地方。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至少安理会已被提醒过一个联合国会员国存在的理由；这种存在理由也同样适用于独立自主的巴勒斯坦国。

没有必要派遣12万以色列军队去侵略主权国家黎巴嫩。巴勒斯坦人到那里去不是出于自己的选择，他们愿意离去。我只想引用黎巴嫩代表7月29日对安理会说的话：

“因此，如果被问起巴勒斯坦人应该到哪里去，我们和巴勒斯坦人有一个而且只能有一个回答：回到巴勒斯坦去。”〔S/PV.2385,第6页〕

主席：我请黎巴嫩代表发言。

图埃尼先生(黎巴嫩)：主席先生，我这是就程序问题发言。

我非常感谢今天发言的各位代表。然而，由于这次辩论要在今天下午晚些时候继续进行，我想提醒可能参加辩论的人，我们议程上的项目是黎巴嫩和那里的局势，而不是比萨拉比亚、纳巴塔依或东普鲁士。大家仍然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我国的困境及其问题上。

主席：我相信大家一定充分注意到了黎巴嫩代表的话。

我建议休会，并请安理会理事国下午3时30分在会议室进行非正式的协商。如果大家同意这样做的

话，安理会下次正式会议的时间将与安理会理事国协商后确定。

因无异议，会议决定如上。

下午1时40分散会。